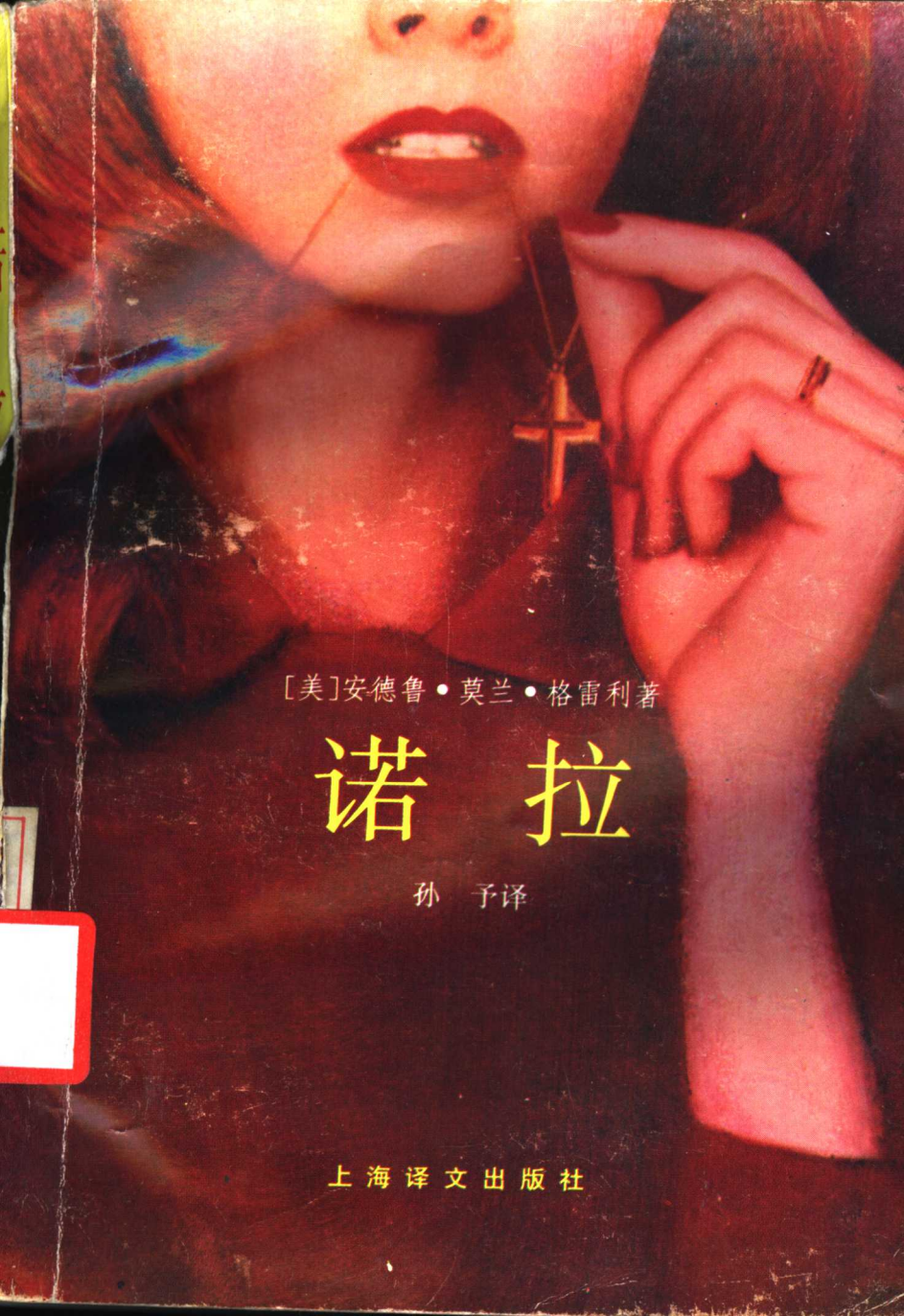




[美]安德鲁·莫兰·格雷利著

诺拉

孙 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诺 拉

—— 尔兄之妻

[美]安德鲁·莫兰·格雷利著

孙 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drew M. Greeley
THY BROTHER'S WIFE

本书根据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1982 年版本译出

诺 拉

〔美〕安德鲁·莫兰·格雷利 著

孙 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字数 265,000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7-5327-1343-1/I·802

定价: 4.05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第一卷

我为他们祈求……为你所赐给我的人
祈求……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
他们合而为一，象我们一样……我不求你
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
恶者。

——《圣经·新约全书·约翰
福音》第17章第9、12、15节

第一章

1951

耶稣升天节^①晚上用过晚餐后，修道院的学生默不作声地鱼贯走出学院小教堂，这时，麦凯布神父招招手，将肖恩·克罗宁从这黑色的行列里叫了出来。“克罗宁先生，”他厉声说，“到我办公室来。”

肖恩沿灯光昏暗的走廊走去，等在这位严格的神父的办公室门口，心儿怦怦直跳。如果他脸面丢尽，给送回家去，他父亲会怎么说呢？在他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违犯过任何校规，但是，曼德莱恩修道院充斥着一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只需要那么一丁点证据就可随意作出一个突然的最后决定，将一个学生开除出去。

等到最后一个修道院学生将违反校规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上课迟到、到了晚上九点四十五分还没熄灯、在晚间熄灯到早上弥撒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打破了“不容破坏的沉默”等等——向麦凯布神父汇报完毕，这时神父才拖着步子走出办公室。这是一个清瘦的不修边幅的高个男人，他几乎没看肖恩一眼，就招招手叫他进去。

“今天下午早些时候，你父亲打来了电话，”他猝然说道。“有报告说你哥哥在战斗中失踪了，他带了一支小分队

夜间到潘奇勃巡逻。他们与一支中国的前哨部队遭遇，他没有回来。”

肖恩觉得时间一下子停滞了。茫然中他嗅到充溢了整个房间的难闻的雪茄烟味，还注意到书桌和椅子上到处都是零乱的文件和书籍。他拼命抑制住恶心，强自挣扎着控制自己的声音：“我能打电话给我父亲吗？”他们为什么拖了好几个小时才把保罗的事告诉他？

“我看没那个必要，”麦凯布神父说。“失踪并不等于死亡。”

“在潘奇勃，失踪很可能就是死亡。”肖恩觉得生命似乎正在一点点从他身体里逝去，就象肯定已经从他哥哥身上逝去了一样。“我能回自己房间去吗？”

“别放纵自己。”麦凯布神父的声音如机关枪般喷泻而出，这表明他对一个修道院学生失去了耐心。“你可以先到小教堂里去待上五分钟，然后再和同学们一起休息娱乐去。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克罗宁一家，其他人也已经失去过很多很多。”

“是，神父，”肖恩忍气吞声地答道，拼命抑制住自己不朝麦凯布下巴上那片早上剃过、到傍晚又微微生出一层髭须的地方揍上一拳。

到了小教堂，肖恩完全麻木了。保罗·马丁·克罗宁，这位聪明、活跃的荣誉勋章获得者，这位被认为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此刻不是当了囚犯，就是死了。他父亲现在又怎么样了呢？还有简姑妈呢？失去了两个侄儿中最

① 升天节，复活节后四十天的星期四。

钟爱的一个，她的生活还有什么盼头呢？

还有诺拉……这个十六岁的姑娘，她一直都认为她将嫁给这个男人，而现在他却消失在朝鲜的雾霭雪花中，她又会怎么样呢？

一声无泪的呜咽从肖恩的胸腔中迸发：“噢，主啊！为什么竟是保罗？”

麦凯布神父指定的五分钟很快过去了。肖恩用圣水替自己祈了福后离开了小教堂。他下楼来到这幢建筑的底楼，然后穿过黑魑魑的门厅，走进了享受傍晚半小时吸烟时间的薄暮中。

在这幢具有殖民时期建筑风格的红砖大楼的走廊里，他的同学们正聚集在那儿，见他过来，人群闪开为他让出了一个地方。大多数同学都喜欢甚至崇拜肖恩——倒不是因为他家庭富有，或是他父亲对他将来在教会里的地位所寄予的明显的勃勃雄心，以及他本人的那种恪守校规的认真。他们喜欢嘲笑他，说他是个“模范的修道院学生”，然而，当他参加到他们的活动中时，他们总是显得非常高兴。

“这头公廩想干什么？”肖恩的密友吉米·麦圭尔问道，他叫了麦凯布的绰号，这是由于麦凯布走路的拖沓样和那副邋邋相而得到的绰号。

肖恩无法让他来分担自己的悲伤，“他想确准我妹妹星期天是否会来。”肖恩试图露出一种挑逗的笑容。

每逢接待来访的星期日，诺拉确实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修道院是不太乐意承认家庭的存在的。圣诞节期间，修道院学生不准回家，即便是在给他们授神职的日子，他们的家人也被打发回芝加哥，而让这些年轻的神父们同他们

的教职员以及其他神职人员一起进餐。是曼德莱恩红衣主教要求这样做的，尽管曼德莱恩红衣主教已过世十多年了，一切却是依然如故。

这一来，每学期三次让家人来访的星期天就成了一种勉强同意给予的特殊待遇了。允许修道院的学生同他的家人——不得超过三人——在一幢教室大楼里会面两小时，而一旁则由象麦凯布那样严格的神父瞪大眼珠监视着，不准递交食物，也不允许感情的过分交流。

在这种虎视眈眈和充满怨恨的环境中，诺拉就成了一枝不畏寒冷的报春花，每当她走进这座大大的讲演厅时，所有的男性和大多数女性的头都会转过来盯着她。她的身高略超过五英尺九英寸，一副女运动员的身段显得十分敏捷。她那完美无缺的肤色，加上一头浓密的直达纤纤柳腰的茶褐色头发，简直令人目眩。

乔·克利里，这位天才的模仿者，用他那维妙维肖的声音逼真地再现了麦凯布神父和肖恩之间的那场对话。这次对话发生在今年早些时，如今已是颇有名气了：

“克罗宁先生，今天来看你的那个女人是谁？”

“那是我姑妈简，神父。她是我父亲的姐姐和管家。”

“我不是说她，孩子；我指的是那个年轻的女人。那个年轻女人是谁，克罗宁先生？”

“她是我妹妹诺拉，神父。她每个来访星期日都来这儿的。”

“这个年轻女人以前从没来过这儿，克罗宁先生。”

“她肯定来过，神父。只是她——呃，嗯，我是说自去年以来她长大了不少。”

听到克利里模仿肖恩的说话腔调，聚集在走廊里的学生们哄然大笑。

“她是你的嫡亲妹妹？”

“不，神父，她不是我的同父母的妹妹，但她自小就同我们生活在一起。”

“那么，克罗宁先生，她不能来探望你。只有亲姐妹才行，一起长大的姐妹不行。”

“是，神父。我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条规定。”

“克罗宁先生，我们边执行边对规定进行补充修订。”

学生中传出了更多的哄笑声。不过，尽管模仿得十分逼真，最后那句话麦凯布神父倒确实没说过。

“肖恩，对我们大伙来说，那倒确实是件大好事，”百米·麦圭尔说，“那就是你的父亲有红衣大主教做靠山。没了诺拉，接见来客的星期天不知会变成怎么样呢？”

罗杰·菲茨吉本，这个满头黑发，皮肤白皙，极有魅力的英俊年轻人说道，“我原以为诺拉是你家收养的妹妹。”

“确切说并不是。我父亲的确没有考虑过正式的收养问题。”肖恩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那就是，作为一个养女，诺拉·赖利对迈克尔·詹姆斯·阿瑟·克罗宁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养女对养父的依赖。迈克·克罗宁喜欢他的女人们依赖于他，不管他是多么喜欢她们。

七点三十分时铃响了，宣告吸烟时间的结束。杰米·麦圭尔的眼睛捉住了肖恩的双眸，后者故意拖延走在别人后面，好同他谈话。

“是关于保罗的事吗？”在黄昏越来越暗的光线下，杰米的雀斑脸显得十分焦急，这个嘻嘻哈哈的矮妖精此刻变成

了一本正经的好朋友。

肖恩点点头。

“死了？”杰米不相信地问道。

肖恩摇摇头。“不，是失踪了。”

“一息尚存，希望不灭，肖恩。这你明白，”杰米说。

“我吗？我想是这样吧。眼下我全麻木了，没法再想更多的。”

“女人们才叫幸运呢，”杰米说。“她们能用大哭来排解痛苦。”

“诺拉可不会哭，”肖恩说道，这时他们进了大楼。“她不是那种女人。”

“一个真正的克罗宁！”杰米发出了一声轻轻的笑声。他拍拍肖恩的背，这个动作比之于任何言辞更能表达出他的同情。

“一个真正的克罗宁，”肖恩悲哀地表示赞同，这一来就违反了不准在大楼里交谈的规定，对此，他决意不去向麦凯布神父汇报。

回到房间里，肖恩脱下法衣，仔细地把它挂在壁橱里。学院并没有严格要求学生在自己的房间里也要穿法衣，不过要是你一直身穿法衣，那就表明了你具有一项美德并会因此受到赞扬。他关上了一扇窗，三月下旬的傍晚还是有些冷飕飕的。他向外面的庭院望去，眼光越过那经过精心修剪的草坪和灌木丛，向健身房和健身房背后的那片黑沉沉的夜空望去。眼下他最不愿做的事就是把眼光落到书桌上去看保罗的相片。

最后他强迫自己坐在硬木椅子上，注视着眼前哥哥那张英俊的脸庞，这张脸上有着一对淘气的眼睛，正满不在乎地嘻笑着，一个黝黑的爱尔兰勇士却象个电影明星般漂亮。“你这该死的鲁莽的傻瓜，”他说道，“保罗·马丁·克罗宁，你已经在水库^①赢得了一块荣誉勋章，为什么你非得再次当什么英雄呢？”

他把头扑在胳膊上，开始抽泣起来。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仅仅九个月前，保罗才刚从圣母大学毕业，带着他好不容易得到的文凭和派往海军陆战队的委任书——他能得到这项委任完全是因为NROTC^②的指挥官们全然不顾那两次酗酒事件的结果。那一年夏季他并没有在奥克兰湖滨的家中滑水、与姑娘们嬉闹，而是到匡蒂科^③接受高级军官训练。随后，就在肖恩返回修道院之际，保罗已随第十军开赴鸭绿江参战，他指挥着一个海军陆战排，士兵们甚至比他还年轻。五个月后，他获得了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④亲手授予的国会荣誉勋章。

肖恩抬起头，眼光离开了书桌。感谢天主，没人看见他哭了，特别是没让他父亲看见。迈克尔·克罗宁对自己的儿子订下了严格的规矩。他以一种除军事会议室外极少见的精确性，给自己两个儿子的前途作出了安排。在他的计划中，是绝不允许他的儿子或是他自己表现出丝毫的软

① 原文Reservoir，为北朝鲜一地名。

② 美国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的缩写。

③ 弗吉尼亚州东北部一镇，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

④ 美国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执行占领日本的任务，对日本的军事、经济、教育诸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弱的。他是个有巨大能量和魅力的人，尽管他只有五英尺九英寸高，并且已经开始谢顶，但他却是那种在街上走过会让人们扭头注视的人。他浑身上下都焕发出活力，绿色的眼睛熠熠有神，不停地表现出种种变化的感情。他那样子挺好看的下巴，一点不显眼地微微翘起，预示着一场竞争或是一场夜间的寻欢作乐，抑或是两者皆有。女人们（都是些肖恩相当熟悉的人）发现迈克尔·克罗宁是不可抗拒的，而男人们则喜欢他的敏捷和聪慧。

对他的孩子来说不幸的是，迈克尔·克罗宁坚定不移地相信，一个人仅仅是在一种突如其来的、直觉的冲动之下挑起了抚养两个没妈的孩子的担子，这种冲动跟那种袭击一个敌人、追求一个女人，或是把成千上万的美金投到未知的期货交易中去的那种冲动并没什么两样。

肖恩揣测着，不知父亲这会儿会怎么样。打电话到五角大楼去了解情况？责骂杜鲁门和海军陆战队？诅咒那种把他的儿子卷入朝鲜的“政治行动”中的“共产党的阴谋”？

他父亲最近密切交往的那位漂亮的社交界的朋友玛莎在他身边么？或许不在。迈克尔·克罗宁在愤怒和悲伤的时刻，总是蔑视周围有人陪伴，从不让那些始终与他谨慎相处的同伴待在身边。毫无疑问，他会修道院大发雷霆，因为他们没让他同肖恩在电话中谈谈。而换了别的场合，他则始终认为修道院的纪律对象肖恩这样的人来说大有好处；它会让一个人脱胎换骨。因此他决不会逼迫麦凯布神父或是弗莱厄蒂院长大人去改变院中的种种规矩——尽管他逼迫他们改变了规定，允许诺拉在接待亲属的星期日前来探望。

“失踪并不等于死亡，”肖恩对自己这么说。那头公麋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只要他还有那么点信仰，他就应该把自己交付给天主的旨意，并祈愿最好的结局。

十分勉强地，他伸手去取那本相当旧的螺旋装订的棕色笔记本，那是他用来记日记的。记日记这个主意他没告诉过他的精神导师，因为他准会强烈反对的，特别是他一准会猜到，肖恩这么做完全是在模仿托马斯·默顿①的《七重山》，而这是一本让迈斯特霍斯特神父大皱其眉的书。肖恩开始写起来。

耶稣升天节。最后的晚餐。最先的弥撒。教会教职的开始。是夜，耶稣为其十二门徒濯足以示权威之明义。是夜，他称我们为朋友而非仆人。是夜，他祈求在天之父保佑他的朋友摆脱邪恶。该死的，主啊，你没有保护保罗摆脱邪恶。没了他我该怎么办？有时候，我并不理解他，但我爱他，我不愿失去他。只要他能活着，我宁愿放弃教职，放弃一切。

我为什么要写下这些？你在那儿听吗？夜色蒙蒙，半月悬湖，你在那儿吗？

他踌躇起来，钢笔停滞在纸上。

生命中似乎一切皆空，唯有心碎肠断。妈妈死了。

① 托马斯·默顿(1915—1968)，美国天主教修士、诗人、多产的著作家。《七重山》(Seven Storey Mountain)是他发表于一九四八年的自传体作品。

简姑妈则是我行我素。现在保罗说不定也离去了。这就是耶稣升天节之夜，我觉得我根本一点不相信你了。

他把钢笔掷到一边，啪地一声用力合上日记本。他必须投入工作。麦凯布是对的。他不应该放纵自己。他伸手去取那本绿色封面的拉丁文哲学笔记。明天要背诵课文，他得把自己需要知道的内容都背出来。他打开哲学课本，轻轻翻到要背的那一页。并不需要你去理解卡罗勒斯·布瓦耶说的是什么，你只要能一字不错地把它背给教授听就行了。

突然，他把哲学书搁到一旁，重新打开了日记本。他用粗犷的大写字体草草写下了这几个字：失踪并不等于死亡！

一个星期后，就在复活节过后的那个来访星期日，肖恩在主教堂里心不在焉地听着晚祷曲。下午他刚同他父亲谈过，那番谈话使他大受震动，心情坏极了。

尽管他知道迈克·克罗宁对家庭持有的顽固观念，可他从来没想到，如果保罗真出了什么意外的话，那么他肖恩就有责任将克罗宁这一姓氏传衍下去。然而，就在探望时间过去，迈克准备钻进他的高级轿车时，突然掉过头，对自己的儿子说道，“因此，事情明摆着，如果保罗不回来了，你能离开修道院吗？”

肖恩一下子楞住了。“保罗会回来的，”他说，同时希望自己的声音充满自信。“我们得相信这一点。”

“嗯，假如他不回来，我们得让这个家族延续下去。”

这就是典型的迈克尔·克罗宁的作风。做出的决定似乎已经经过每个人的讨论、协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实际上那都是他一个人作出的决定，毫无商讨的余地。肖恩一直明白，他想成为一名神父的愿望同他父亲的希望相吻合仅仅是个侥幸。

稍后，就在晚祷过后行祝福式时，肖恩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假如保罗死了，那他就得和诺拉结婚了。大战以后，诺拉就被克罗宁家收养了，这不仅是因为她的父亲爱德华·赖利在莱特岛^①时是克罗宁将军的副手，而且因为莱利家族具有“良好的血统”。选中了她，养育出来的孩子便能使克罗宁这一脉保持勃勃活力。假如保罗死了，那些孩子便是肖恩所生的了。

就在祝福式结束、四百个男声一起热情洋溢地唱起“圣父，我们赞颂您的英名”时，肖恩判定了，自己把诺拉·赖利当作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的想法是十分令人心烦意乱的，但或许这个想法倒也不完全是令人不愉快的。

① 菲律宾米沙鄢群岛的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日双方的一次决定性海空战役在此发生(1944年10月)，该战役大大削弱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为美国进攻菲律宾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

1938—1950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的夏间，迈克尔·克罗宁决定了，他的长子保罗要成为美国的总统，而他的次子肖恩则要成为一名神父，“或许是一名红衣主教”。这个决定是在一阵冲动之下，没经过任何深思熟虑便作出的。不过，这个决定却是一锤定音，永不更改的。

他们的母亲——她在肖恩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一片朦胧但金光灿灿的温柔——已于四年前死于一场车祸。他父亲的未婚姐姐简姑妈来和他们住在一起，她这时正看着这两个七岁和九岁的男孩在他们位于奥克兰湖滨住宅前面的沙滩上玩耍。这幢不规则的房子是水泥地基，坚固地高踞于岸边，房子是迈克尔·克罗宁在一九二八年结婚之际为他的新娘建造的，当时，他开始把他的钱从股票市场上抽出来，因为“有太多的穷人都拥有了股票”。这幢房子取名“格兰多尔”，是依他祖辈在西柯克的家而命名的，同时，尽管他办公时的住处是在芝加哥的格伦伍德大街，迈克尔·克罗宁还是把格兰多尔看作是自己真正的家。

鲍勃·埃尔森已经把最近一个赛季卡勒斯队在新的经理人加贝·哈特尼特的激励下夺得锦标赛的又一个胜利消息